毛鄭詩考正

毛鄭詩考正卷二

戴氏遺書之一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 震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韎韋之跗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永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

云艸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
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塡箋云古聲塡窴塵同
震按烝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
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
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
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
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　震按箋據上

章言諸父諸舅故以爲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葢同姓異姓畢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葢惟小功已下漸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

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
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
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
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
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
一等則緦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
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
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
之外祖父母從母緦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
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緦夫爲之緦者

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　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震按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

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 震按百姓之爲德德者法是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震按毛詩篇義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

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蝟疆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鰋鮎也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鱣鰋鮎鱧鯇六名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旨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 震按烝然衆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䱂䱂葢與掉通魚搖掉也故以與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 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

而和應在鑣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 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 震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

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大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釆芑二章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震按軝說文亦作軧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

惟長轂畫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囿有林池韋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即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 震按此即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

縣故城北為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

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並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

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　震按爾雅通謂

黑脣者為犉又云牛七尺為犉詩之義蓋言肥大者

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為辭

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

衆有又見旐與旟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

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寔曰成往莅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
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
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
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
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若定謂政其
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蔌蔌方穀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
今本並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為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八月朔日　日月交會而日食　震按劉原甫始疑為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劇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劇諸人傅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為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葢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

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巳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

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

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

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

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

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

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

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

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

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

責知其薇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
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逡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
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經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
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
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逡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
與日會壑用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
歲氣相校於是爲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
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常其道之交
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敝於月體
故日食恆在朔月薇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

月與其閒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寔體卽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震按孔沖遠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

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二言昊天不變

文相避孔說爲得

四章莫肯用訊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

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潝潝訿訿震按訿訿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

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

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訿訿

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衆和

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

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膴震 按韓詩作靡𦟝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𦟝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𦟝𦟝坰野 民雖靡𦟝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巷伯五章驕人好好震 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爲好今考好與旭古音並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震 按莪俗呼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鵻與將父將母鵻即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鵻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震按春秋傳塟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匕震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湆以取黍稷捄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五章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震按賢之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

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
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
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
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
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懆今考此及下
章或慘慘畏咎並懆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
疊字形容之辭懆懆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祗自疧兮 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疧
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痻字省作疧又轉寫譌

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珉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震按爾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張以寧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除方奧辭意亦似迫於觱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

氣溫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玁狁入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

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旣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沖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

末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　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震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

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
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
俗作鞘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
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琕上曰琫以毛詩
證毛詩此傳珌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那多也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丕通作不丕大也那如有
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
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
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

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舝首章間關車之舝兮傳間關設舝也震按軸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

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二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如有蕡有鶯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

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則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𣪘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𣪘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

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

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

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漮方言云漮空也既旅而二觶皆虛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並以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也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卹蘇沒切勿音沒注云卹勿搔摩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作黽勉從事密勿爾雅作蠠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盧辯注曾子

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震按春秋傳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幅即詩之邪幅蓋與袞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蓋幅古音與偪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為一物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

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巳亡姑就
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
爲不敬故春秋傳衞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
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韤也解韤就席必露見此邪
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
侯燕飲所歌以跣韤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
動變不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綢緻且直故曰綢
直有如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毛鄭詩考正卷二終

昌平陳本忠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三

戴氏遺書之一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淸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

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漘即詩所言河之漘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即周禮之靁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
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猶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
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
載栽或爲茲葢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
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
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
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
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
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

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變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箋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卽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箋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

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

及之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震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

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

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

葢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

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

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震按皇矣篇

云是伐是肆肆犯突也

緜首章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

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震按爾雅云瓞瓝

其紹瓞菼瓝者小瓜之種瓞者繼本之瓜其小如瓝

故以瓝釋瓞而紹者爲瓞非紹者爲瓝故又言其紹

瓞以別之紹爲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

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

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
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
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
之則與豳地不相涉漆沮亦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
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鬬騶鄘道
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
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
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
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
漆與栒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葢漢志漆水正

與縣詩所言始居於豳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蓋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震按箋直以陶爲窯窯俗作窰非也墼謂之陶燒成

謂之復今呼復爲甑呼陶爲土鑿復穴而居僅賴此

爲之說文覆地室也謂在地上穴土室也謂在土中引詩陶覆

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震按豳値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

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

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

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埶而云

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旣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

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震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乾堇謂之苣堇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采蘩傳曰皆豆實也爾雅又有芨堇草郭注云即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堇爲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蘇恭

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奠居事也宣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謂通溝澮畝謂因水地之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

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震按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禮合朝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

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皐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皐門應門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甚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擬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皐應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皐應之證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

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皐應蓋以後曰天子之制
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
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
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
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
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illegible]
凡辨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
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

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
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
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
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
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
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
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棫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
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

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為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為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媲也震按上言岐地闢

洽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
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
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
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
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
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
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荅天心之
君莫文王若後叠言帝謂文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
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

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為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為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一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廼望

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葢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 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郡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地名詳釋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

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旅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既侵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岡鄭爲周侵阮國下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即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寢兵之寑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葢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既服遂偃兵自阮疆歸

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

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杙其陵阿

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

偃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

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

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代

祟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震

按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

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言諭以貌示爾雅

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物之壯大者而

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急

之義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

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此云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

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

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

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伐密伐崇必

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　震按文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　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爲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己匹者而連合衆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爲詢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傳云雝澤也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

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
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
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
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肆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
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
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
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
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

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已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

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即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洽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

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别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

是亂宗廟矣非也倂以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
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
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
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褻瀆
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
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
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
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
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
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

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
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
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
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翁
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
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
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
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
常歟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
丕皆作不箋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

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其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嗣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

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旣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葢言旣娠至於生早敬不怠耳

二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 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腓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

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在其脛腨閒故曰腓字始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爲人所收取之震按旣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人而棄矣葢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逸詩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

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即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為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即

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篇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實苞卽所謂釋釋其達時也種當如箋說孔沖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閒也褎則褎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衆也郭璞

云積聚斂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葢在穗繁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援爲之設筵授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壼傳壼廣也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壼壼字無他義葢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

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生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

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

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絶如綫典文諜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据

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

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
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
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
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
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
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
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震
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五章竝言之以對文見義此

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愼防其無良又止絕寇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震 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塡兮傳塡久也震按塡如小宛篇哀我塡寡之塡徒典切字亦作㾮韓詩云㾮苦也

三章國步蔑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裨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頻而云然

六章荓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爲辭助者多矣有進心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遡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眞臥如醉震按國語云閽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葢謂聽人言則與之應荅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凉善背傳凉薄也箋云職主凉信也震按上多凉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乃避而回遹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揺不定矣故詩連舉

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譬民亦大戢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䇿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並同俾我遯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䇿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水首受㶟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

武云濕水徑艮鄕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

搤之震按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搹說曰盈手曰

搹中人之手搤圍九寸葢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搹因

以爲環名說文搹扼本一字省作鬲戹俗書相仍寫

戹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卽鄌說文云左馮翊鄌陽亭今

西安府同州有鄌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篇義

下云韓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蓋誤證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肅孫毓並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毛鄭詩考正卷三終

歷城周永年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之四

戴氏遺書之一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淸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愼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歲壬辰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

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誐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誐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越神溢慎也又云氤謐溢懿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毛詩

以愼釋謐義本爾雅而謐愼謐爾雅又皆爲靜益靜愼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愼者未有能愼而坪妄之動不除不貊然寧靜者說文謐無聲也史記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曰恤謐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謐之爲溢爲恤亦聲音字形轉寫譌失古經難治類若是矣書之謐刑謂愼刑伏生今文尙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愼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愼也

維淸肇禋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

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爲歌維清舞象箾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爲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

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

爲已與人共畀親之之辭先王既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之所崇尙承上錫與惠估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翼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王即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葢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與箋說以訂經之文薛君治韓詩鄭君治毛詩徂字一者字所授經無異不知何時轉寫為者作矣而沈存

中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
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
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葢
未深覈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譌作
朱浮傳又譌徂作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
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作岨不殊殆欲證古經
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舛集
傳意在以險對夷實豫沈存中筆談譌文於中庸蒲
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
雖僻及薛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發義不涉

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蓋
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解尙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
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
以訂古猶憑臆爲文改經是以詳撫論之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寛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
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震
按古字單亶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荀子禮論
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蓋
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
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倂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

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秉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

翼上二后之能受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
凡尚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
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衷納善之義故叔向以爲
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諮於辛
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爲讓謂百官族姓爲百
姓詩中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
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叔向
以爲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寧一曰密恭儉信寬帥
歸於寧者寧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絕曰緝如授几
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習代曰明故以明釋緝猶

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龢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龢釋靖蓋不已其光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關失之稱故叔向統釋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能明文德而昭之謂成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

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 震按冬至祀天於圜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卽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

維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
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
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旣類事又分事
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震按成
即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
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旣成旣安
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
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
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

似武王尙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
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
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
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
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
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震
按勑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耤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
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

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豳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爲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

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者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歆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聲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噫歆士虞篇注云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祈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

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郊之祀圜丘

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

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

郊之大者也王者之尊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

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

之尊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爲民事事天不敢

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雝綏予孝子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主祭者

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

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並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

云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雝於徹魯僭用禘則亦歌雝於徹至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歎雝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耆定爾功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訪落所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也蓋其克孝可以承世爲子孫常者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震按艾讀爲芟刈
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
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也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
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並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
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
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卽伴奐展舒而常不盡之意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
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震按上言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卽所謂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
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

固尊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

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震按爾雅甹夅掣曳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行而致辛毒徒自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愼於後

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大言也徐鍇以爲大言故夨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箋云介助也震按詩言武王時晦則晦故有灼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蹻蹻王

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之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間之傳閒代也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閒之爲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强通葢上言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衆而往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上昭乎天天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是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賚敷時繹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繹

之故章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義也

我徂維求定_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

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_震

按蔡邕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

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並桑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

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

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

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詩中我徂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傳以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殆篇第未亂時舊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繹繼文王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致賚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震按爾雅巒山嶞嶞與橢聲義通圜長曰橢凡山之形不正圜故有嶞之名謂山之圜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河會衆流不翕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翕山主乎靜故

以形言曰嶞曰喬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翕於皇是周言周既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之嶞者喬者河之翕而允矣由地中行也以及普天之下莫不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古書猶由攴通葢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用以免敀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 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

至兖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兖州泗水縣有泮水是也泗水縣即魯卞邑

二章匪怒伊教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昭昭也或以此一語證泮宮爲諸侯之學於詩意亦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宮其上故他國祀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

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廟制所得及宮卽水爲名稱泮宮采蘩箋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泮與頖同聲假借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獻囚獻功蓋嘗於祀后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帝時多涉傳會未足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鹹魯齊宋陳衛鄭許曹凡八國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淮同前加邢凡九國左傳曰謀鄫杜注云鄫爲淮夷所病故且東畧也齊

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鄫不果城而還其不以飾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又以勉魯侯矣

閟宮二章敦商之旅 震 按敦於文从攴隸省作文本督責之義敦爲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衞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即呵止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　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四章三壽作朋　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葢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　震按鄭康成注周禮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
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
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通上中下地卒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即孫子

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戰國時徵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傅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答林碩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沖遠

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霸末必用齊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箋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箋按首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即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閟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

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郊祀后稷因推后稷所生此魯有姜嫄廟之所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辭固開於姜嫄者也魯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閟宮閟之言局閉靜慎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禖宮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 陸德明序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震按此有娀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爲下國綴旒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爲儀綴于國曾子制言云行爲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

所瞻望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爲下國

仰而取法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箋云競逐也震按絿本引絲之急

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

教

五章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震按綴旒言望之以

爲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爲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

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毛鄭詩考正卷四終

弟澍校字

乾隆丁酉八月刊